

绿松石星球

阿拉斯泰尔·雷诺兹 著

刘桂珍 译

阿拉斯泰尔·雷诺兹的作品多次发表在《交叉地带》、《阿西莫夫科幻小说》和《量子科幻》等杂志上。他的第一部长篇《启示空间》，被评为当年最重要的科幻作品之一，其续篇《深渊之城》同样受到了广泛关注。他最近的作品，是另一部长篇巨著《救赎之舟》在我们的第15辑和第17—19辑年度选中，都曾收录有他的小说。雷诺兹来自威尔士，现居荷兰。他是一名科学家，拥有天文学博士学位，供职于欧洲航天局。

在这篇小说中，他带我们来到了一个平静安宁的小星球，这里覆盖着绿色的海洋——虽然看似很平静，我们却不知道表面下潜伏着什么……

第一章

诺奇一直等到姐姐完全睡熟，这才走上吊篮外的环形走道。

这是几个月来最温柔最平静的夏夜，连飞艇运动引起的微风也比往日更加温暖。微风温柔地拂过她的脸庞，像一位体贴的情人的气息。头顶上，两个月亮几乎都处于满月状态，不时被真空气囊遮挡住。飞艇下面一百多米处就是大海，大量微生物散布在黑色的海面上，形成光彩夺目的图案。螺旋形、倒钩形和臂状图案纠缠在一起，闪着冷光，似乎在谱写着神秘的乐曲。

诺奇向身后看去，覆盖着陶瓷涂层的传感舱拖在吊篮后面，闪烁着粉红色、红宝石色和绿色的光芒，在黑夜中形成一条闪光的尾迹。那些光点不时像翠鸟一样，从一个点迅速跑到另一个点。诺奇一直很关注信使精灵的运动，很想有机会在研究加格勒的主要期刊上发表一些东西。但是今天晚上，没有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，没有值得记录的形态或行为，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重要的加格勒活动。

她绕着走道来到飞艇后部。在这里，一条长长的光纤系住了水下传感舱。诺奇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长长的棍状物，像交际花打开扇子一样优雅地打开它，让它靠近绞盘装置。扇面上的百合和海蛇屏保图案消失了，出现了很多数字、复杂的图表和颤动的柱状图。诺奇扫了一眼，没有发现特殊情况。

诺奇合上扇形电脑，动作小心翼翼，它的价值几乎和这艘飞艇一样昂贵。她想起自己已经有一天没有查收邮件了。上次执行任务的时候，铁锈使天线和飞艇吊篮之间的信号传输中断了，从那时候起，邮件一直不太顺畅。

诺奇抓住一根栏杆，向飞艇外荡出去。飞艇后部，真空囊距离吊篮只有一米，这里还有一架铁制梯子，她可以沿着梯子爬到气囊顶部。诺奇赤脚蹬住生锈的横杆，小心谨慎地向上爬，尽量不吵醒米娜。诺奇爬到顶部，摇晃着站稳了。飞艇晃了晃，发出“咔咔”的声音，又重新陷

人平静中。马达转动发出的声音很轻，经过这么长时间，诺奇已经忽略这种声音了。

一切都这么平静，这么美丽。

月光中，天线好像一朵深色的花，从气囊后部向上升起。诺奇沿着通道向天线走去，她抓住两侧的栏杆，尽力稳住身体。还好，晚上的眩晕感不像白天那么重。

诺奇突然停止了动作——她感到有东西在监视自己。

诺奇从眼角瞥见一个信使精灵。它已经飞得和飞艇一样高，跟在飞艇后面大约 10 ~ 12 米远的地方。诺奇的呼吸加快了，她非常高兴，并没有感到紧张。她以前只见过死去的信使精灵标本，这是诺奇第一次如此近地观察一个活精灵。这个生物体的大小形状和陆地蜂鸟相似，像一盏灯笼一样闪闪发亮。诺奇一眼就认出它是一个远距离信息包携带者。它的肚子里应该填满了数据，编码成紧密排列的 RNA，锁在微生物蛋白质壳粒中。这个信息包携带者的头部像一滴光滑的眼泪，有闪亮的彩色斑纹除了两只位于头部中线之上的黑色眼睛，没有任何其他细节特征。头部里面是神经细胞丛，它能根据最明亮的拱极星定位。另外，精灵只有最基本的智力。有的时候，普通化学信号无法在海洋中快速、精确地传递信息，只能通过信使精灵在海洋中的节点之间传递。它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就会死去，微生物体会将其分解，并对储存在壳粒中的信息进行处理

诺奇敏感地察觉到它正在观察她。这个精灵不仅在观察飞艇，也在好奇而警惕地观察她本人。她脖子后面的汗毛都竖了起来然后——正当她开始不安的时候，精灵迅疾地从飞艇旁飞开了。诺奇看到它向海面降落，然后在水面上方滑行，不时擦过水面，就像小孩掷出的水漂石。诺奇又静静地待了几分钟，觉得肯定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。但诺奇也知道，这种经历的主观色彩太强；假如明天她讲给米娜听，米娜一定不会觉得这件事有什么特别的。米娜和自己不一样，和海洋有特殊联系的人是她，不是吗？晚上不断挠胳膊的人也是她。米娜的联系人指数很高，

高得被人拒绝加入游泳者组织。无论什么，总是米娜。

从来不是诺奇。

天线的底盘有一米宽，被固定在一个底座上，底座上有能抵抗恶劣天气的控制器和读数器。这种装置、飞艇和扇形电脑都使用了“鹅卵石”飞船带来的技术，到现在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。许多控制器和显示器都失灵了，但整个系统仍然能够锁定相关的卫星。诺奇“啪”的一声打开扇形电脑，把最新数据拷贝到扇形电脑的存储器里。随后，她坐在底座旁，把扇形电脑放在膝盖上，浏览前一天的邮件和新闻摘要。普拉旁和乌明麦托克雪花城的朋友们发来一些报告，一个身在游泳者组织的前男友发来一个已经广为流传的笑话集锦。她浏览着那些笑话，已经笑不出来了，只是不时做做鬼脸。直到她看到一个已经忘记的笑话，这才咯咯笑起来。然后是很多加格勒兴趣小组发来的摘要，尔后是一个期刊编辑请她评价一篇论文。诺奇看了一眼这篇论文摘要，觉得自己还能够多少写几句。

诺奇继续浏览其余的邮件。有一封邮件来自西瓦拉克萨博士，说已经收到诺奇申请参加隔离壕项目工作的邮件。诺奇还没有接受正式面试，她只是在几周前遇到过西瓦拉克萨博士，当时他们俩碰巧都在乌明麦托克开会。整个会议期间，西瓦拉克萨博士始终对她鼓励有加。诺奇不知道是因为她给他留下了一个好印象，还是因为西瓦拉克萨身体里刚换了一条更好的新绦虫。西瓦拉克萨博士在信中说，诺奇可以在一两天后得到结果。诺奇想，假如自己得到这份工作，她该怎样把这个消息告诉米娜？米娜对隔离壕项目持批评态度，如果自己的妹妹要为隔离壕工作，她会很失望的。

再往下是一位来自科那克城的科学家的邮件，他想让诺奇给他一些在夏初得到的校准数据。然后是四五条自动天气预报，自己投寄的两份论文的初稿，以及一份参加城市分离仪式的邀请信——库鲁图和吉亚两个城市将在三周后举行分离仪式。最后，是近期世界新闻摘要——版面

比平时大多了。没有最近八小时内的新邮件。

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大惊小怪的——网络总是出问题。但是，在那天晚上，诺奇第二次感到脖子后面发麻肯定发生了什么事，她想

她打开新闻摘要开始阅读。五分钟之后，她摇醒了米娜。

“我很难相信这件事。”米娜说。

诺奇的目光扫过天空，极力回忆着童年时代关于星辰的知识。从绿松石星球上仍然能辨别出一些记忆中的星座。

“我想那就是它。”

“什么？”米娜说，仍然睡意朦胧。

诺奇的手挥向天空中天蝎座和武仙座之间的一片区域，“在蛇夫座的位置，假如我们的眼睛足够敏锐，现在就能看到它：一个蓝色的光点。”

米娜用双臂抱住膝盖，她的头发和诺奇一样是纯黑色，但因为修剪成了朴素的穗状短发，使她在不同的光线下有时候显得年轻，有时候显得很成熟。她穿着黑色短裤和一件无袖内衣。她的胳膊、大腿、脖子和双颊布满了寄生真菌，形成美丽的斑纹，翠绿色和靛蓝色的文身闪着光，围绕在真菌图案周围，形成螺旋形的花纹，满月使那些真菌也发出微弱的翠绿色和靛蓝色的光芒。诺奇没有文身，也没有真菌图案。她禁不住有些嫉妒姐姐身上的装饰。

米娜继续说：“说真的，你会不会弄错了？”

“我想不会。看到这里说的吗？政府几周前就探测到了，但是一直保持沉默，这样他们在公布之前可以进行更多的测量，以便进一步确认”

“连一点小道消息都没有？我很吃惊。”

诺奇点点头，“他们把这个秘密遮掩得很好。但这并不表示就没有麻烦了。”

“嗯，这么说，为了保密，他们切断了通讯？”

“我猜官方通讯仍然可以进行，他们只是不想让我们用无穷无尽的猜测塞满网络。”

“这可不是我们的错，对吗？我是说，每个人都会猜测，不是吗？”

“可能不久之后，这艘外星飞船就会和我们联系。”诺奇说。

她们谈话的时候，飞艇进入了一片很大的水域上空，这里的海面没有发光生物。在大海中，这样的区域和有密集生物的节日地区一样常见，好像是星系之间的黑暗空间。周围漆黑一片，几乎无法辨认出传感舱的尾迹。不时出现一个没有意识的信使精灵，在黑暗中一亮。

米娜说：“他们要是真的和我们联系，会怎么样？”

“那么，我猜，所有人就都会有麻烦了。”

一个世纪以来，第一次发现一艘飞船正在接近绿松石星球。对飞船的尾迹进行多普勒效应测量后，结果表明，这艘飞船在两年后才会到达。对绿松石星球来说，两年不是一段漫长的时间。这艘飞船还没有向绿松石星球发出联系信号。即使最后发现它是善意的——也许是一次短暂的商贸停留——对于绿松石星球社会的影响也将是无法估计的。这里每个人都知道“鹈鹕号”飞船到达之后发生的大动乱。尤特拉斯人进入轨道之后，地面局势发生了大动荡。间谍破坏了商贸交易，城市以欺骗的手段获得声望，以期得到科技利益。有匆忙结婚的，也有草率分手的。虽然过了一个世纪，人们在内心深处仍然彼此怀有敌意。

这一次的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

“你瞧，”米娜说，“不一定会那么糟糕。他们可能并不想和我们交流。七十年前，有一艘飞船经过这个星系，却并没有停留，不是吗？”

诺奇点点头，一篇相关报道也提到了这件事。“那次是因为发动机或其他部件出了问题。但是专家说，这次没有迹象表明会发生类似事情。”

“假如他们是来进行贸易的，我们可以给他们什么特别的东西

吗？”

“我想没有什么。”

米娜心照不宣地点头，“一些艺术作品可能不适合旅行，我们有用鼻子演奏的笛子乐曲，但是哪位音乐家会去呢？”她做了个鬼脸，“这就是我们的文化，连我自己都无法忍受。还有别的什么吗？是的，我们有一些关于加格勒的研究和发现，但加格勒已经被多次复制到别的星球上。技术和医药领域？算了吧。”

他们一定认为我们有些东西，值得他们来一次。”诺奇说，“不管那是什么，我们必须等着看，不是吗？只有两年时间。”

“我还以为你会觉得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。”米娜说。

“事实上……”

米娜呆住了

“看！”

黑夜中，有个东西从下方轻快地滑过，继而是几个、一打，最后是明亮的一群信使精灵诺奇认出来了。她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多信使精灵同时运动，而且明显在执行同一项任务。在黑暗的海洋中，这种光亮让人着迷：缠绕着，舞动着，交换着位置。有时候，一个光点从群体中分离出去，又以一条弧线返回到群体中。有一次，一个精灵达到了飞艇的高度，扇着翅膀徘徊了一会儿，然后又迅速飞走，加入到其他精灵中去。信使精灵逐渐远去，变成光球，在远处逐渐黯淡了。诺奇一直看着，直到最后一个精灵消失在黑夜中。

“哇”米娜平静地说

“你见过这种事吗？”

“从来没有”

“有趣的是，今晚应该发生这种现象，你不这么想吗？”

“别犯傻。”米娜说，“加格勒不可能知道飞船的事。”

“我们不能肯定。大多数人几小时以前就听说了外星飞船的事，这段时间足够计有些人在海里游上一阵子了

米娜同意妹妹的观点，微微点点头，“但是，信息流通常不会这么明确。加格勒只是保存生物的意识，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它们理解所保存的内容。我们是在和一个没有意识的生物档案系统打交道，这是一个没有管理员的博物馆。”

“那只是一种观点。”

米娜耸耸肩，“我很愿意看到有其他观点得到证实。”

“啊，你认为我们应该跟踪它们吗？我知道我们不能长距离追踪精灵，但是在用完电池之前，我们还是能够跟它们几小时。”

“我们不会得到什么的。”

“只有尝试以后才会知道。”诺奇说，她一咬牙，“来吧——值得一试，不是吗？我估计一群精灵要比单独一个精灵稍微慢一点。至少我们能得到些资料，够写一份报告，对不对？”

米娜摇摇头，“我们能得到的只有我们看到的東西，再加上一些个人想法。你知道我们不能发表这样的报告。而且——如果这群精灵真的和那艘飞船有关系，今晚就会有几百次目击报告。”

“我想的是，追踪它们可能会让我们不去想那条新闻。”

“也许。但也可能会让我们耽误原有的计划。”米娜降低了声调。很明显，她在努力使自己的话听起来更通情达理，“你瞧——我理解你的好奇心。我自己也有这种好奇心。假如这是一次全球性事件，别人肯定有更好的机会去研究它。假如只是一次偶然事件，我们也做不了什么。所以，也许我们最好还是忘记它。”她挠挠前臂上的图案，那些彩色的涡旋和佩斯利螺旋花纹闪闪发亮，“还有，我累了，我们以后几天会很忙。还是算了吧，好吗？”

“好的。”诺奇说。

“很抱歉，但是我知道，那样做只会浪费时间。”

“我说过了，好的。”

诺奇站起来，扶住横穿船尾的栏杆，使身体保持住平衡。

“你要去哪儿？”

“去睡觉。你也说过，明天会很忙，再浪费时间去追逐一次偶然事件，岂不是太愚蠢了吗？”

天亮一小时之后，她们穿出了无生物区。下面的海面又出现了漂浮的生命，海水变得黏稠迟缓向前行驶大约一公里以后，海水中开始掺杂丝丝缕缕的绳状物，还有海带状的宽阔片状物，形成蓝绿色的混合物，就像漂浮着的海怪的内脏器官。

再往前一公里，漂浮的生命变成了浓密的植物浮筏，发出烂菜叶的臭味和咸水的味道。又一公里后，浮筏变得更加稠密，只能偶尔看到海面。浮筏上面的空气湿润、炎热，还有一种微生物发出的刺鼻味道。浮筏本身在奇妙地变幻着，随着涡流和地域性潮流上下浮动、翻腾和旋转，就好像有很多看不见的汤勺在搅动一大碗菠菜汤。连飞艇的影子——清晨的阳光把影子拖得很长——也影响到了下面生物体的运动。加格勒生物体急速蠕动着躲开影子，这种有意识的运动，使诺奇想起她曾经在乌明麦托克一个陆地水族馆看到的章鱼，那条章鱼挤压着自己的身体，穿过玻璃箱里极小的缝隙。

她们到达了圆形浮筏的中心点。中心点从这里向各个方向伸展，远处闪烁的大海给它镶了一道花边。飞艇好像是到了一座岛屿上空歇歇脚。看上去，这个“岛屿”和任何地质结构一样，是固定的、古老的，甚至具有地貌特征：层叠的生物结构形成了隆起的圆丘和山脊。绿松石星球上几乎没什么真正的岛屿，特别是在这个纬度。其实，这个加格勒节点刚刚形成才几天。雷达一周前探测到它在生长，于是，米娜和诺奇被派到这里进行调查。她们有严格的工作规则，只在这个岛屿上空盘旋，放置一些系统传感器假如这个节点显示出任何不同寻常的迹象，一个更加有经验的小组就会从乌明麦托克乘坐高速飞艇赶来。甚至会有经过训练的游泳者来到这里，那些人渴望潜入海中，和加格勒生物体进行奇特的意识交流，探索海洋。大多数节点会在二十至三十天后消散，所以时间总是很紧迫。

但是，仍然必须按照步骤行事。只有发现这个节点与众不同，才会进行下一步工作。

“早。”当诺奇走近的时候，米娜说。米娜正在擦拭刚拉上来的探测舱，一些绿色黏性物质附着在陶瓷坠子上。所有人造物品都会受到加格勒生物的攻击，最后瓦解，陶瓷的耐久性最强。

“看你的样子，兴致很高嘛！”诺奇说，尽量使自己的话听起来是在陈述事实，而不是抱怨。

“难道你不是吗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近距离研究节点。尽情享受吧，妹妹。昨天晚上的新闻不会改变我们今天的计划。”

诺奇用手背擦擦鼻子。飞艇现在飞在节点上空，空中飘浮着大量微生物，她正在把这些东西吸入肺中。空气中混合着氮气和腐烂植物的味道。她要特别注意不要过多地揉眼睛，以免把眼睛擦伤。“看到什么特别的吗？”

“现在还为时太早。”

“就是说‘没有’了。”

“只有分析探测结果之后才能知道，诺奇。”米娜把一些东西放进收集袋中，按紧塑料封皮，然后把收集袋扔进脚边的桶里，“啊，等一下。昨天晚上你回去睡觉之后，我又看到了一群精灵。”

“你不是一直抱怨太累吗？还有精神观测？”

米娜拿出一块新抹布，兴致勃勃地擦拭着传感器侧面一块深蓝绿色的污迹。“我是去查看我的邮件。我今天早晨又查看了一次，通讯仍然中断。附近几个城市的无线电信号在播放雪花国会的录音信息：注意收听广播，不要惊慌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只好盼望不要在这里有重要发现吧。”诺奇说，“就算发现了，我们也无法报告。”

“他们很快就会解决通讯问题的。另外我想，那么多测量工作，够我们忙一阵子的。你写好飞艇的螺旋扫描飞行程序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诺奇说，她确信米娜以前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，“我

想，我能在几分钟内编些程序。”

“啊，咱们别再浪费时间了。这儿，”她微笑着把抹布递给诺奇，抹布顶上有一些绿色的黏液，“你来做这个，我去写程序。”

诺奇迟疑一下，接过抹布。

“当然，根据能力分派任务，对吗？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米娜安慰地说，“瞧，我们别吵了，好吗？直到昨天晚上，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。我只觉得这样可能会快一点……”她耸耸肩，“你懂我的意思。我知道你在责怪我没有答应你跟踪那些精灵，可我们没有选择，我们必须到这里来。你明白吗？换了其他情况……”

“我理解。”诺奇说，她意识到自己刚才确实太孩子气了，对自己的姐姐太刻薄。最糟糕的是，她知道米娜是对的。天亮了，一切都变得更清楚了。

“是吗？真的？”

诺奇点点头。承认失败之后，她感到一种反常的快乐，“是的，真的我们不应该追赶它们。”

米娜叹了口气，“你知道，我也很受诱惑。只是不想让你看到我被诱惑的程度，否则的话，你准会想出办法说服我。”

“我那么有说服力吗？”

“别低估你自己，妹妹我知道我从来不会低估你。”米娜停下了，拿过抹布，“我来做完。你去处理飞行政程序，好吗？”

诺奇笑了。她现在感到好些了。她们仍然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和好如初，不过现在已经感觉好多了另外，米娜在这一点上也是对的：她们不仅是姐妹，还是最好的朋友。

“交给我吧。”诺奇说

诺奇掀起密封帘进入吊篮，这里有空调，因此空气凉爽多了。她关上门，一边揉着眼睛，一边坐到驾驶台前。飞艇是从乌明麦托克起飞

的，一路上自动调整飞行路线以利用气流和风力。现在飞艇处于盘旋模式；加格勒节点上空产生的风会把飞艇吹走，因此电力马达每分钟都自动转一两次，调整飞艇的位置。诺奇打开工作台上的电脑，一个选择菜单出现在扁平的屏幕上。图像在抖动；诺奇用手背敲了敲屏幕，图像闪动了几下，稳定了。诺奇打开电脑中的文件夹，想在编程之前找些资料作为参考，但却什么也没找到。她忽然想起，自己曾在扇形电脑上保存了一些文件。诺奇不知道这些文件是否还在，也不知道文件中的东西是否还有用，但也许值得花时间找一找。扇形电脑就放在旁边的长凳上，一定是米娜放在那里的。

诺奇拿过扇形电脑，把它放在膝盖上展开。她吃惊地发现，电脑是开着的，屏幕上显示的不是屏保图案，而是她早先看过的邮件。

仔细看时，诺奇皱起了眉头。那些不是自己的邮件。她看到的是米娜昨天晚上拷贝到扇形电脑上的邮件。发现这一点之后，诺奇立刻感到有种罪恶感。她知道自己应该马上把扇形电脑关掉，或者至少关闭姐姐的邮件，进入自己的区域。但是这两件事她都没有做。她一边告诉自己别人在这种情况下也会这么做，一边打开姐姐的最近一封邮件，检查它的时间戳。这封邮件到达的时间和诺奇收到的最后一封邮件相同。

米娜没有说谎，通讯仍然中断。

诺奇抬头向吊篮的窗口外望去，她看到了姐姐的后脑勺，米娜正在检查走道边的绞盘，脑袋在上下晃动着。

诺奇看着这封邮件的内容。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是一个加格勒生物体兴趣小组发来的自动邮件。

诺奇退出邮件，回到接收邮件列表。诺奇对自己说，到现在为止，她并没有做什么值得愧疚的事。假如现在关上米娜的邮箱，她无需为任何事情感到内疚。

但是，邮件列表中的一个名字映入了她的眼帘：隔离壕项目的经理西瓦拉克萨博士。诺奇曾经在乌明麦托克遇到过这个男人，那时候他刚刚换了肚子里的虫子，看上去精力充沛。米娜想从西瓦拉克萨那里得到

些什么？

诺奇打开邮件，开始阅读。

恰恰是她最担心、同时不敢相信的事。

西瓦拉克萨在回复米娜参加隔离壕工作的请求。邮件的语气很随意，和诺奇收到的公务性邮件很不一样。西瓦拉克萨通知米娜，她的资料受到高度评价，虽然现在还要考虑另外一两位申请者，但米娜是最有希望的人选。西瓦拉克萨还说，即使最后米娜没有被录取——当然结果不可能是这样的——他们一旦有空闲职位，米娜会被优先录取。简而言之，米娜肯定会在今年得到参加隔离壕工作的机会。

诺奇又读了一遍，更加感到这封邮件措辞友好、充满热情。

诺奇把扇形电脑关掉，放到原来的位置。她陷入了深深的烦恼。

米娜把脑袋伸进密封帘。

“进行得怎么样？”

“很好……”诺奇说，但语气死板板的，连她自己都听得出来。

“编好程序了吗？”

“正在进行。”诺奇说。

“出了什么事吗？”

“没有……”诺奇挤出一丝微笑，“没有。刚做了些细节方面的事情，再过几分钟就好。”

“好的。简直等不及进行螺旋形扫描飞行了。我们会得到一些很棒的数据，妹妹。我想我们遇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节点，可能是这个季节最大的。你难道不高兴吗？”

“非常高兴。”诺奇说，然后继续工作

吊篮下面的电缆上挂着三十多个探测器，就像一只空中章鱼垂下的尖端有刺的触手。有的探测器收集节点上部的空气，有的采集节点表面的绿色物质，还有一些加重探测器沉入节点下几十米深的海水中，那里也滋生着大量生物体。雷达描绘出节点内的大型结构，如生物密集区、

用途不明的大型腔穴和管道。与此同时，声纳系统画出有机生物管状物的拓扑图，这些结实的管状物伸入黑暗的海水中，把节点挂在海床上。小型节点一般从阳光或海里其他浮游生物中获得能量，大型节点——那些有着繁琐的信息处理任务的节点——则悬挂在冒着水汽的海底裂缝上。上面的海浪把冷水压入节点的管状物中，管状物中的冷水在海底火山附近被加热，然后又回到海面。

令人惊奇的是，在探测过程中，生物体几乎不会遭到物理破坏。生物体能感受到探测器的接近，并重组自身结构，让探测器从身边绕过去。很明显，节点耗费了一些能量，以避免组织受到损伤。这也说明，测量工作对节点的信息处理过程有一些影响。但这些影响可能很小，因为节点的结构总是在不断变化，有些可能是故意的，有些可能是由于环境中其他因素引起的，因此，无需担心人类的探测会使它受到伤害。虽然游泳者小组已经掌握了一些节点的生物编码信息，但是很多事情仍旧是个谜。比如，它们为什么和怎么存贮意识，随后又如何进行后期处理。这些仅仅是表面问题，这之后还有真正的秘密，每个人都想解决，但现有科技却无能为力。诺奇和米娜今天得到的数据可能并没有什么深远的意义。测量数据通常不会证明或反驳什么，但它们日后却可能发挥重要的作用。诺奇早已认识到，科学发现既是一种群体性、社会性的过程，也可以被个人发现所推动。

她很骄傲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。

飞艇嘎嘎响着，以螺旋形路线向外飞行。太阳已经落下，透过云层的缝隙发出浅橘红色的光芒。诺奇和米娜一直在研究得到的数据，已经有几个小时了。屏幕上显示的节点扫描图，随着飞艇的飞行在逐渐扩大。但工作的时候，诺奇总是想起米娜对自己的背叛。她故意提出米娜可能会撒谎的问题，以此得到恶意的快乐。诺奇总是找机会谈论西瓦拉克萨博士和他进行的项目。

“我希望自己不会变成那些老朽的官僚，”讨论未来的前途时，诺

奇说，“比如西瓦拉克萨这样的人。”她注意观察米娜，继续说，“我读过他以前的一些论文，他曾经非常优秀，可看看他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？”

“也许不该这么评价他。”米娜说，“我敢打赌，他并不喜欢远离科研第一线，但大项目必须有人管理。难道你不希望这个管理者是个科学家吗？”

“听起来你似乎在为他辩护。再过一会儿，你也许会说隔离壕项目是个好主意了。”

“我并没有为西瓦拉克萨辩护，”米娜说，“我只想说……”她看了妹妹一眼，突然露出一丝怀疑的神情。她猜出诺奇的心思了吗？“没关系，西瓦拉克萨会为自己辩护。我们还有工作要做。”

“你在转移话题。”诺奇说。但米娜已经走出吊篮检查设备去了。

黄昏时分，飞艇到达节点的边缘，完成了一整圈环绕飞行，又继续沿着原来的轨迹向内部飞。当飞艇经过原先飞过的地方时，节点发生的变化被高亮显示在屏幕上：绿色的底图是飞艇第一次飞过时绘出的节点结构图，发生的变化用红色标示在底图上。应该说发生的变化不大：只是某个闭合空间在某处打开或关闭，或在整个拓扑结构上有些微小的变化。另外一些变化比较神秘，不知道有什么作用，但也在先前的研究中见过。所有的数据被分类记录下来，供日后细细研究。

看来，这个节点只是比较大，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特别之处。

夜晚降临了，夜晚在这种纬度来得总是特别快。诺奇和米娜轮流睡觉，每个人睡两三个小时。一个人睡觉的时候，另一个人监视屏幕。飞行平稳时，诺奇爬到飞艇顶部，看通讯是否恢复了。看到有一封新邮件到达时，她非常高兴。但这份邮件只是雪花国会发来的，说通讯中断至少还会持续两天。信中提到，两个城市发生了骚乱并实行了宵禁令，信中要求人们不要理会关于外星飞船的一切非官方消息。

诺奇对发生了骚乱并不感到吃惊，但是她很惊讶通信还没有恢复。诺奇直觉地相信政府所说的：他们现在对那艘飞船一无所知。正由于政

府说了实话，听起来他们似乎在隐瞒什么。也许他们本该编造一些似是而非的谎言，并逐渐完善这个谎言，使之最后与事实相符。

午夜后，米娜起来接班。诺奇睡觉了，她做了很多梦。在梦中，她看到变形的绿色图形上悬浮着红色的污迹和线条。她盯着屏幕看的时间太长了。

还没到天亮，米娜激动地叫醒了她。

“我有重要新闻。”米娜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自己快来看一下。”

诺奇从吊床上起来，她的心绪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，也没有热情。在船舱中微弱的灯光下，米娜身上的真菌图形放射着明亮的光芒，反而使她身体的线条显得很模糊。

诺奇跟随着那些图形来到走道。

“是什么？”诺奇又问了一次，语气很平淡。

“事情有了进展。”米娜说。

诺奇揉揉眼睛，把睡意揉去，“关于节点？”

“对。就在下面。往正下方看。”

诺奇把腹部压在横栏上，尽可能向外探出身体。自从她们放下传感器的缆绳，把飞艇和海面连接起来之后，她往下看时就不再感到那么眩晕了。但现在，诺奇发现飞艇离海面近了很多。只是她的想像，还是飞艇降低了高度同时又把挂在下面的绳子卷上来了？

月光使下面显得幽暗而诡秘。布满皱褶的节点向远方伸展，和层叠的云融合在一起。诺奇没看到什么特别的，只是惊讶飞艇和海面的距离这么近。

“我是说你往正下方看。”米娜说。

诺奇又把身体压在横栏上，这次比前一次动作幅度更大，连脚尖都踮起来了。她这才看到，正下方有一个深色的圆圈，就好像飞艇拖着的影子。这是一片圆形海域，好似一个围绕着苔藓的环形湖。加格勒生物

体构成陡峭的海岸，围成了一个环形湖。诺奇静静地观察着它，觉得姐姐可能会评价自己的看法。

“你是怎么看到它的？”诺奇最后问。

“看到它？”

“它的宽度不可能超过二十米，这样小的点在地形图上很难显示出来。”

“诺奇，你还没明白。我并没有驾驶飞艇飞到这个洞的上方。它是自己出现在我们下方的——在我们移动的时候。听听马达的声音，我们仍然在移动。这个洞在跟随着我们。它精确地跟随着我们。”

“可能是它对探测器的一种反应。”诺奇说。

“我已经把探测器全部拉上来了，海面上空三十米内没有任何东西。这个节点是在对我们作出反应，诺奇——对飞艇的存在的反应。加格勒生物体知道我们在这里，它在给我们发出信号。”

“可能是的。但理解这个信号不是我们的工作。我们只是测量，而不是和加格勒生物体交流。”

“那么这是谁的工作？”米娜说。

“我非得说出来吗？乌明麦托克的专家。”

“他们不会及时赶到这里。你知道节点会持续多长时间。假如等到通讯恢复正常通知他们，再等到游泳者组织赶来，节点就会消失，我们面前只会剩下一个充满绿色污迹的海洋，不会有别的。这是一个重大发现，诺奇。它是这个季节最大的节点，它明显在邀请游泳者。”

诺奇从栏杆处向后退了几步，“想都别想。”

“整个晚上我都在想。这不仅仅是一个巨大的节点，诺奇。正在发生什么事情——这就是有那么多精灵活动的原因。假如不在这里游泳，我们会失去一些非常重大、非常独特的东西。”

“假如我们游泳了，我们会违反章程中的每一条规定。我们没有受过训练，米娜。即使我们得到一些东西——即使加格勒生物体想和我们交流——我们也会受到整个科学界的排斥。”